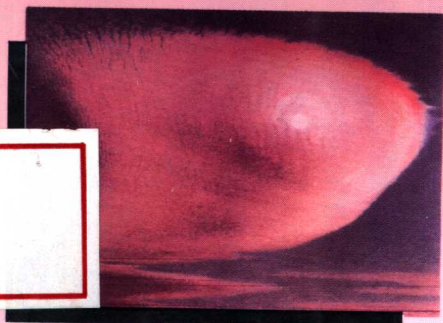


觉醒与挣扎

秦弓 著



03

日本研究博士丛书

866106 — 110

日本研究博士丛书

觉醒与挣扎

20 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

责任编辑：孙祥秀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朱 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觉醒与挣扎：20 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秦弓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2

(日本研究博士丛书)

ISBN 7-5060-0556-5

I. 觉…

Ⅱ. 秦…

Ⅲ. 比较文学—研究—中日—20 世纪初

IV. I 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3597 号

觉醒与挣扎

JUE XING YU ZHENG ZHA

秦 弓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180 千字 印数：1—2500 册

ISBN 7-5060-0556-5/I·17 定价：8.00 元

序 言

雷 林 非

秦弓打电话告诉我，说是已经全部写完了《觉醒与挣扎——20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真替他感到高兴。他还嘱咐我为这部学术著作撰写一篇简短的序言，出于我们多年来深厚的友情，当然是不能够推辞的。尽管我对于明治维新之后的近代日本文学，并没有多少深厚的研究，却也可以写出一点儿读后的感想，提供给秦弓和读者朋友们参考与指正。

我仔细地阅读了这部学术著作，深感它论述得十分清晰和系统，还颇具自己的创见。它集中地探讨了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问题，细致地比较了中日两国“人的文学”的全部历史轨迹，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若干影响；而且在叙述和描述这一命题的文化背景时，又广泛地涉及了西方近代文化对于中日两国种种互有异同的影响，这就既属于影响研究的范围，又属于比较研究范围内的问题了。我相信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一定会引起关心现代化问题的朋友们的很大兴趣，从而就有可能推动这个学术问题的研究趋于深入。

秦弓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紧密地融合于宏观把握与微观剖析这两者的长处，从宏观称为“人的文学”的普遍原型，并因

本范型”、和“中国范型”这三种理论构架，具体到中日两国“人的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进程，再具体到中国文化界的启蒙主义先驱者，向日本择取的轮廓、热点、主题与眼力等方面的种种问题。像这样详尽和深入的阐述，就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的文学”这一命题全部丰富复杂的内涵，可以引起我们思索和参照的方面，自然是相当宽广的。

说起“人的文学”来，不能不想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秦弓无疑是受到了这篇论文的启发与影响，他确实是很精辟地分析了周作人在这方面的论述，对于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然而他所界说的“人的文学”这个命题，肯定又不限于此，他通过自己所标举的这个命题，主要是阐述了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思想在现代文学理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对此的论列，比起70年前周作人所作出的建树来，自然要显得更为明确和全面。一般说来，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从事著作的后人，理应要在不同的侧面和程度上超越前辈，更何况在新时期摒弃“左”的社会和文学思潮之后，学术自由的健康气氛正在不断形成，这就有可能使得许多学者焕发出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无穷的创造才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恩泽和赐予。

总得说来，中国毕竟在曲折迂回地向现代化的前景迈进，然而如果仔细地考察起来，却又不能不发出深长的叹息。在100多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上，涌现出了多少杰出的仁人志士，为自己民族走向现代化，坚持不懈地寻觅和开拓，英勇睿智地呼号和建树，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深地敬仰。然而我们离开现代化的前景，依旧可以说是相当遥远的。我们在物质文化方面尚未实现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从而就没有形成富庶和繁荣的大工业生产的局面；在思想文化方面尚未作到充分提高全民的思想素质和文明程度，从而也就无法使得每个社会成员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独立存在的

价值；在制度文化方面尚未建立完整的民主和法制化，从而就无法使得广大人民顺利通过议事机构和新闻途径，严格地监督各级政权的工作。

西方发达国家在这3方面所达到的现代化程度，可以说是走在整个世界的后面，不过它自然也只是处于初步的阶段，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问题。从物质文化方面来说，还必须更好地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有效地改善人类生存的环境。从思想文化来说，还必须更好地发扬人们的独立人格和高尚品质。从制度文化来说，则是在具有高度效率的管理方式和严密系统的监督机制背后，也存在着金钱垄断的深层本质。绝少数的亿万富翁盘踞于整个社会的金字塔之巅，而绝大多数人们处于遥远的低谷中间，这种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平状况，无疑是产生许多弊端的根源。由于在那个相当富裕的环境中，人们的生活水平大都得到了提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种尖锐的矛盾。

以那种社会结构中间的民主制度而言，比起封建制度的专制主义统治来，自然要合理和先进得多，可是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由于存在着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距，在公开选举中的机会肯定是不均等的，而且如果缺乏大量资金的支撑，也是无法参加竞选的。这样的民主制度不能不存在着片面性；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是实现平等，而从经济地位的角度来说却并未实现彻底的平等。要使得全体公民不仅在法律方面，而且在经济地位方面都获得彻底的平等，这才是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前景。

追求这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追求在中华民族的土壤上树立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观念，就必须充分地开拓自己的视野和胸襟，洞悉整个世界现代化的趋势，吸收其有益的成分，舍弃其偏颇的弊端；更要吸收自己传统思想文化中许多健康和合理的因素，舍弃其落后和陈腐的内容。以正统儒家学说居于绝对优势和核心

地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长期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间，形成了崇尚学习与修养的精神，关心民生与邦国的理念，坚定不移的入世思想，奋斗不息的务实态度，百折不挠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用仁义和中庸进行调节的群体意识等等，自然是应该加以发扬的。然而由于它毕竟是萌生于维护等级特权的宗法世袭统治制度，从而形成了不可变移的尊卑观念和专制纪纲，这种牢固的主导性精神线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束缚和禁锢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这又是我们必须加以澄清和否定的。如果不去彻底地进行这样的工作，就无法深入地发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合理和健康的成分，更无法出现冲决束缚和禁锢的人性的解放，无法走向以平等和自由为标志的“人的现代化”。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这三者的关系，是互相制约和影响着的。思想文化的飞跃，独立的人格意识的觉醒，是工业生产开始出现后必然的历史需求。而当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充分形成了此种现代化的观念时，就会极大地促进物质文化的和制度文化的走向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实现，确实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完成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我的这些话儿似乎说得有些离开了秦弓的题目了，其实在它们之间也还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秦弓探讨的高扬人们独立存在价值的“人的文学”，也正是我在前面论及的“现代化”之关键，因此我要祝贺他这部学术著作的问世，并且盼望他继续抓住这样的关键问题，写出更多的学术著作来。

1994年8月14日于北京安贞桥

引 言

当 20 世纪即将过去之际，回首百年来文坛上的风云变幻、潮起潮落，不禁感慨万千、思绪翩翩。对于东方文坛来说，20 世纪最重要也最值得夸耀的也许不是泰戈尔与川端康成的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世纪初日本、中国相继兴起的“人的文学”思潮。这一思潮不仅给两国文学带来了绚丽多彩的奇异景观，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全新而坚实的基础，而且标志着盘根错节的儒教文化圈发生了深刻的裂变，东方世界跨入了人的解放的新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今天以世纪的眼光来重新加以审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迪。

“人的文学”日本先行一步，中国稍后启程，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显而易见，但两国毕竟社会、文化背景有所不同，因而又是同中见异，各具特色。关于“人的文学”，无论是日本的发展历程，还是中国的演进状态，中、日两国学者都已做出不少卓有见地的研究。中国作家（譬如鲁迅、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也有了相当深入的探索。但是，对于中、日“人的文学”宏观性的比较研究尚不多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笔者不揣冒昧，斗胆来做这宏观性比较研究的尝试。这一尝试的动机，首先是想填补宏观研究专著方面的空白，为清理五四新文学的来龙去脉并进而建立儒教文化圈近代文学嬗变的研究框架做一点贡献；其次，也想借此给当代文学提供一个启示录，希

望能对当今文学拓深“人”的主题、抑制形形色色的非人文学（为皇权与奴性的幽灵涂脂抹粉的现代封建文学、无节制地渲染色情的新狭邪小说、单纯追求恶趣与拿无聊当有趣的低俗游戏文学等）有所裨益；第三，通过世纪初人的觉醒、挣扎的艰难历程的展现与阐释，向今人提醒：人的解放是一个跨世纪的伟业，本世纪初提出的一些构想，至今仍有待于努力实现；物质文明与人的解放关联甚密，但决非同义语，归根结底，人类社会的目标在于人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如此宏旨，近乎“野心”，能达几何，且不去管它，还是开手做起来再说。



作者简历

秦弓, 本名张中良, 男, 1955年2月生于哈尔滨市, 祖籍吉林省。1982年1月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 1985年1月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获文学硕士学位; 1988年8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91年7月获文学博士学位; 1991年4月—1992年3月, 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修比较文学;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已出版《艺术与性》、《中国现代杂文史》(合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合著)等学术著作, 发表论文、评论60余篇, 另有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

目 录

序言	(1)
引言	(1)

第一编 思潮研究

第一章 历史轨迹之一：日本	(3)
一、酝酿期：1885~1899 年	(4)
二、初兴期：1900~1909 年	(7)
三、高潮期：1910~1923 年	(12)
第二章 历史轨迹之二：中国	(19)
一、萌芽期：1902~1917 年	(19)
二、生长期：1918~1920 年	(23)
三、成熟期：1921~1927 年	(26)
第三章 择取之一：轮廓	(33)
一、文学的迟滞	(33)
二、走向兴盛	(40)
三、壮观的余波	(44)
第四章 择取之二：热点	(52)
一、白桦派	(52)
二、厨川白村	(59)
第五章 择取之三：眼力	(65)
一、着眼点	(65)
二、模糊点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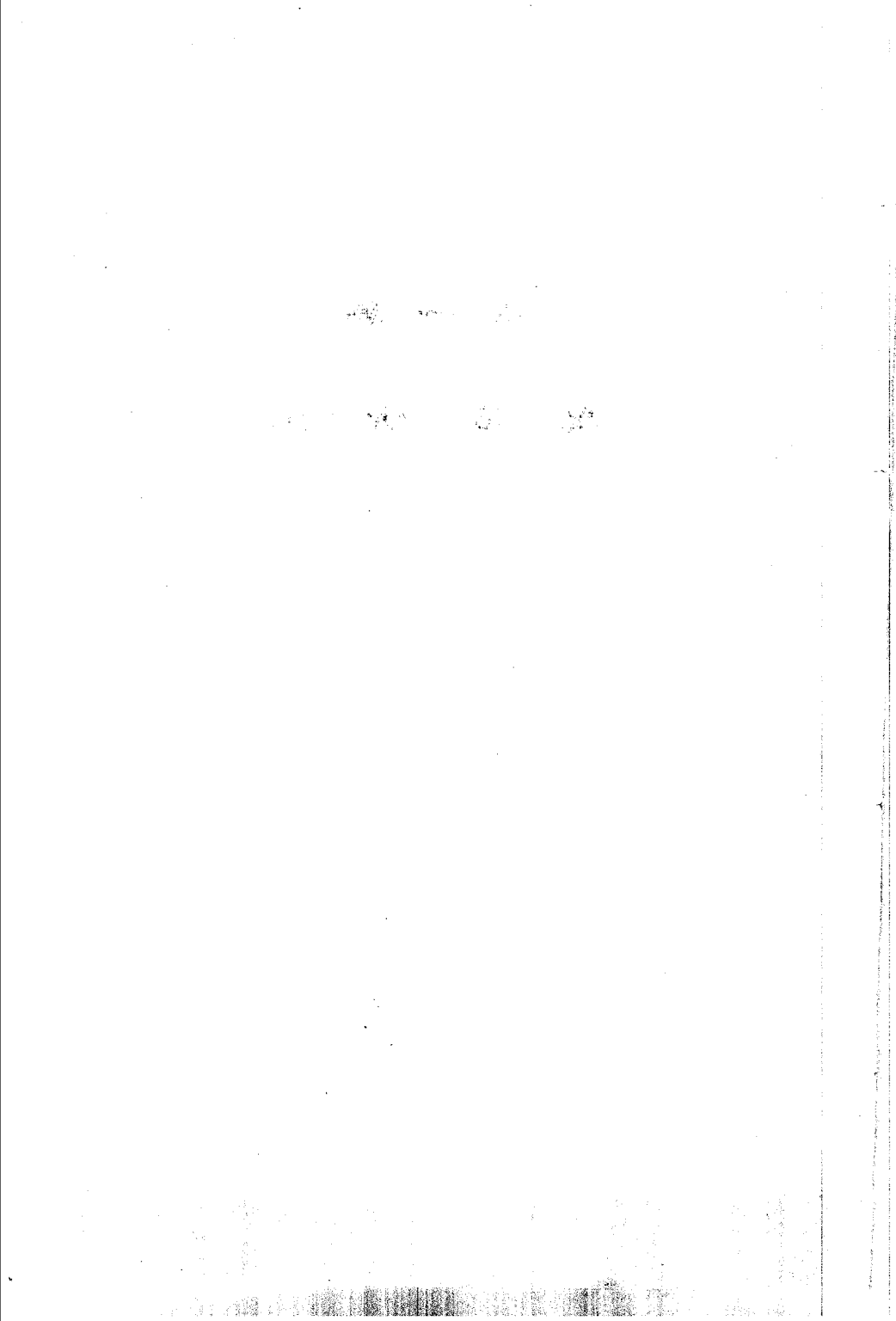
三、差异点	(76)
第六章 理论框架的比较	(80)
一、西方原型	(81)
二、日本范型	(86)
三、中国范型	(95)
第七章 历史进程的比较	(116)
一、走向：趋同与差异	(117)
二、节奏：从容与匆促	(123)
三、色调：清澄与雄浑	(126)

第二编 主题研究

第八章 个性王国：构筑与拓展	(133)
一、叛逆者的歌喉	(133)
二、扭曲者的悲、喜剧	(140)
三、孤独者的沉思	(148)
第九章 人道情怀：呼唤与捍卫	(157)
一、悲悯的寄予	(157)
二、爱心的呼唤	(163)
三、人性的捍卫	(170)
第十章 性爱天堂：寻觅与失落	(176)
一、攀登中的悲欢	(176)
二、歧路上的彷徨	(185)
三、天堂里的迷惘	(190)
附录：	
20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年表	(197)
参考书目	(215)
后记	(218)

第一编

思潮研究





历史轨迹之一：日本

勃兰兑斯的煌煌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在问世当初乃至20世纪，留下了强烈深远的影响。文学史家在描述文学史时每每延用创作方法的框架，问题在于勃兰兑斯只是把创作方法作为切入点，他着力把握的还是深层贯穿始终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潮；而后人往往注重各种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却忽略了它们之间的相融性与连续性以及不同流派作家的共时性，把文学史几乎描述成为创作方法的更迭史。这种框架下的文学史固然显得颇为井然有序，但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历史面目、是否准确地把握了主潮，却很让人生疑。

日本近代文学，从明治初到大正末凡50年间，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条轨迹？不少文学史著作都做了大同小异的描述：翻译文学——政治小说——写实主义——拟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理想主义——新现实主义——新感觉主义——左翼文学思潮。应该肯定，这种描述的确反映了近代文学史上几乎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间的创作方法浓缩性地演了一遍的史实，但若问1885年始有独立品格的日本近代文学贯穿始终的主潮是什么，换言之，近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则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这里，笔者无

意于批评方法论的深入探讨,只是想从自己的考察与思索出发,探询日本近代文学的主潮。

笔者认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从表层来看,各种创作方法此起彼伏或交织杂陈,但其深层,却自始至终涌动着使各种思潮、流派的文学得以相依相生、相互贯通的主潮。换言之,正是由于这个主潮向前推进的需求,才有各种创作方法的应运而生。这个主潮就是“人的文学”^①。

“人的文学”以其鲜明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色彩迥异于江户末年的戏作文学与明治初年的政治文学,也有别于大正末年初兴、昭和初年高涨的左翼文学。“人的文学”并非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酝酿期(1885~1899年)、初兴期(1900~1909年)、高潮期(1910~1923年)等几个发展阶段。

一、酝酿期:1885~1899年

启蒙思潮伴随着明治维新而兴起,福泽谕吉、加藤佑一等启蒙思想家著书立说,创办杂志,大力倡导“文明开化”。启蒙思潮自然在文学领域有所反映,1874年启蒙文学流行,1878年翻译小说初见繁荣,1882年政治小说开始走红。这些虽然呈现出明治文学的新气象,但是由于紧傍政治,且在初创阶段,尚未形成新文学的独立品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启蒙思想家在运用西方思想武器批判封建制度与封建思想时,已经提出了“人”的命题。福泽谕吉在1872年动笔的《劝学篇》开头第一句就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平等的前提自然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① 因为在对于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这些概念的理解上有分歧,并且有人称白桦派文学为人道主义文学,所以笔者在给日本近代文学与中国五四文学主潮命名时,不称人道主义思潮或个人主义思潮,而称之为“人的文学”思潮。

“一身独立，一国独立”，即高度评价了个性的价值。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文明论概略》（1875年）实际上也已经触及到人格独立与群体利益的关系问题。这些重要的思想虽然在当时尚未文学化，但无疑给后来“人的文学”的萌生提供了思想契机。

日本近代“人的文学”之端倪始见于坪内逍遙的《小说神髓》（1885年）。坪内逍遙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第一位自觉的启蒙主义者，他以“真”为唯一的文学理念，就不能不步入“人”的文学世界。他在这部理论著作中的“小说的眼目”一章里写道：“小说的眼目，是写人情，其次是写世态风俗。人情又指的是什么呢？回答说，所谓人情即人的情欲，就是指所谓的一百零八种烦恼。”^①

诚然，日本江户文学也曾有过歌颂爱欲生活、对抗禁欲主义的传统，但终归淹没在封建道德说教与肤浅的游戏笔墨之中。坪内逍遙第一次把写人情提高到如此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他看来，既然情欲人皆有之，那么小说家就不管平民百姓还是贤人君子，都要刻划出其善恶邪正的内心世界。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人”的视角，用人情的眼光而不是用道德的眼光来审视一切人，用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来取代情感表层的浮光掠影。即使仅此而言，《小说神髓》被誉为“破晓的晨钟”也是当之无愧的。最早将“人”的视角运用于创作中的是二叶亭四迷的长篇小说《浮云》^②。这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言文一体的作品。语体革新的尝试成功了，人情世态的描写也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但

① 坪内逍遙：《小说神髓》，刘振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P47。

② 《浮云》第一部发表于1887年6月，第二部发表于1888年2月，第三部发表于《都之花》18—20号，合订本出版于1891年9月。